

拉·黑格洛維奇著 孙广英译

一个作家的道路

——綏拉菲摩維支的生平和創作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一个匠人的故事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2014年11月出版

一个作家的道路

——拉·黑格洛维奇的生平和创作

拉·黑格洛维奇著

孙 广 英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一个作家的道路

綏拉非摩維支的生平和創作

〔苏〕拉·黑格洛維奇著

孙广英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850×1168 1/32 13印張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定价(4)1.13元

內 容 提 要

亞力山大·綏拉菲摩維支是杰出的蘇維埃俄羅斯作家。他的一生完全獻給了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獻給了他的祖國和人民。在十月革命前的作品里，他描繪了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反映了俄國第一次革命時期工人階級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十月革命勝利後第二年，他即加入共產黨，写出了他最優秀的巨著“鐵流”以及許多新的作品。在衛國戰爭時期，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作家會到前綫採訪，写出許多充滿愛國激情的報導。1933年七十壽辰時，他榮獲了“列寧勳章”。1943年，由於多年來在文學方面的卓越成就而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綏拉菲摩維支終生堅持革命立場，不斷進步，尤其是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初期，他堅決地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現代主義以及頹廢派文人進行的鬥爭，更可以作為我國文藝界在反對資產階級路綫的鬥爭中的榜樣。本書作者根據大量可靠的材料，以小說体裁，對綏拉菲摩維支的生平和創作作了生動而有趣的論述。

Р. ХИГРОВИЧ

ПУТЬ ПИСАТЕЛЯ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А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6

目 次

作者序	3
1. “规矩的生活和混乱的生活”	5
2. 熊口鎮	26
3. 圣彼得堡大学	34
4. 1887年3月1日的事件	51
5. 流放	65
6. 在警察的监视下	84
7. 在生活的深处	126
8. “一滴”	163
9. 苦难的历程	177
10. 莫斯科的“斯列达”	194
11. 在高尔基家	206
12. 在被包围的普列斯尼亚	228
13. “……还会干起来的”	246
14. 当兵	281
15. 革命,前线和后方	288
16. 儿子的死	310
17. “铁流”	318
18. “長者”	331
19. 三十年代	362

20. “讓每个字都激动心灵”	384
21. 困难道路上的幸福	391
22. 从八十五岁的高处来看	402

目 次

作者序	3
1. “规矩的生活和混乱的生活”	5
2. 熊口鎮	26
3. 圣彼得堡大学	34
4. 1887年3月1日的事件	51
5. 流放	65
6. 在警察的监视下	84
7. 在生活的深处	126
8. “一滴”	163
9. 苦难的历程	177
10. 莫斯科的“斯列达”	194
11. 在高尔基家	206
12. 在被包围的普列斯尼亚	228
13. “……还会干起来的”	246
14. 当兵	281
15. 革命,前线和后方	288
16. 儿子的死	310
17. “铁流”	318
18. “長者”	331
19. 三十年代	362

20. “讓每个字都激动心灵”	384
21. 困难道路上的幸福	391
22. 从八十五岁的高处来看	402

作 者 序

小說体裁有时候会使你不可能在正文里說出你取得的材料
的来源。可是同时,一个綏拉菲摩維支的傳記的讀者,尤其是在
这个作家的科学性的傳記直到現在还没有出版的情况下,就更
会生出上面的疑問。

本書的基本材料取自綏拉菲摩維支个人的文存(差不多半
个世紀的雜記本;自傳性的記載,其中包括一本計劃好了的、但
是沒有完成的中篇小說“作家”的草稿;他和許多不同人物的大
批的、多方面的通信)。这些材料保存在苏联国立中央文学艺术
档案馆,亞·綏拉菲摩維支紀念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院以及
其他的一些机关里。

莫斯科国立中央历史博物館里保存着过去警察总监部的公
文。亞·綏拉菲摩維支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差不多在二
十年里一直处在沙皇政府警察的監視下,先是暗中監視,然后是
公开監視,后来又暗中監視。在这一段時間里他在俄国的每次
移动,一切社会关系和文学方面的联系都被仔細地記錄下来。
本書相应各章引用的警察报告,决定,审詢的記錄,都是严格以
文件为根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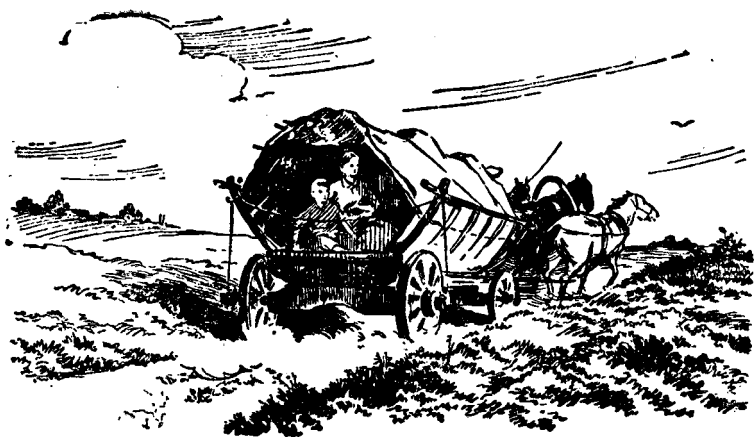
書中利用了綏拉菲摩維支对于自己作品发表的意見,由聶
拉多夫記下来的文学雜記(“作家日記摘錄”等等),还有从一系
列的自傳体小說里取来的材料(參看 1938 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文集“一生经历”)。本书里所引用的这些小说(例如“在地底下”,“散步”,“斜坡”,“在普列斯尼亚区”)里的个别插话,我把作家本人讲的故事都变成了第三者讲的故事。

已故的作家綏拉菲摩維支的亲属对他的生活的回忆给了作者很重要的帮助,而亚·綏拉菲摩維支纪念馆的馆长也给了作者很大的帮助,他除了纪念馆的主要材料之外,还向作者提供了许多州的档案馆(其中包括阿尔罕格尔斯克州的档案馆)的材料的抄本。

熊口鎮时期(1887-1890)的某些事实和情况,都曾在綏拉菲摩維支市的居民——知道波波夫家那时期的情况的、现在已经很老的人们那里进行了核对。

作者对所有曾协助写成本书的组织和个人,深表感谢。



1. “規矩的生活和混亂的生活”

台阶旁边停着一輛黑糊糊的四輪篷車。几匹看不清的馬把馬具弄得沙拉沙拉地响。勉强看得出大門的輪廓和一些不清晰的側影，那些側影不知是房屋还是树。上面是南方的夜空，閃閃的星光讓天空显得更黑了。

一个很熟的声音小声命令說：

“上帝保佑着！走吧！”

篷車晃了一下，輪下的碎石头咯吱咯吱地响着，草原上无尽头的黑暗的道路迎面跑过来……

远处，地平綫上的天空已經現出灰色。 馬的尖耳朵和車夫手里的纏繩也看得見了。

天漸漸亮起来，看，整个草原上好象有几千个彩色的火花在閃耀着。

薩沙·波波夫幼年留下的一些最初的片断印象是和草原上

的道路联系着的：夜里，当哥薩克人在天亮很早以前，趁着凉爽赶路的时候，这种道路是陌生的，神秘的；可是在白天，它太有趣了。步步都有意外的奇事在等待这个男孩子。一会儿有一只兔子，就在馬头的前面嗖嗖地几跳就跳过了大路，藏在草里，一会儿又有一只草原上的大鵬，不知为什么那么頑强地、長久地伴随着篷車，鳥影在路上跑着，追着馬。

篷車往哪儿去呢？馬往什么地方跑呢？是孩子的媽媽拉伊莎帶孩子們到諾沃契爾卡斯克城他們的外祖父家里去嗎？孩子的父亲——一个哥薩克軍官——被調到別的鎮上去了，也許他們坐車到父亲那儿去吧？……这一切他都忘記了。可是他一生都記得草原里象神話一样美丽的黎明，以及篷車停下时，馬蹄的單調的得得声突然停止以后，草原上出現的寂靜：这种寂靜仿佛还在发着錚錚的响声。

男孩子最早的童年是在頓河草原上的下庫爾莫雅爾村度过的。他父亲綏拉菲摩·伊万諾維奇·波波夫是頓河流域的哥薩克，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軍隊里去了。他在高加索服务多年，获得两枚乔治勳章，并被提升为軍官。綏拉菲摩三十三岁那年回到了頓河旁边，不久就和本村的姑娘拉伊莎·杜保夫斯卡姪結了婚。1863年1月7日他們生了儿子亞力山大^①。

男孩子和他父亲不太熟。綏拉菲摩是个守本分的老兵，又是誠实人，可是他只关心团队的小范圍內的事情。他也挺愛家庭，但是每天傍晚都在軍官俱乐部里消遣。薩沙害怕他的父亲。他跟母亲要亲近得多。拉伊莎受的教育很少，只能讀讀寫寫，可是她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开通的人。她的口才好得出奇，用几个准确的字就把一个人形容得維妙維肖。綏拉菲摩維支后来在

^① 薩沙是亞力山大的愛称，他小时候就叫薩沙。

一篇自傳里肯定說，他“成为作家是由于受母亲的影响”。

和藹而熱心的拉伊莎在村子里很受人敬愛。波波夫家的台階旁邊總是聚着一群人。拉伊莎給一些人出主意，給另一些人治病，挨餓的人呢——她就給他們東西吃。最後這件事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她家也剛剛能糊口。

每逢禮拜日拉伊莎就給兒子換上一套漂亮的小衣服，領他到教堂去。薩沙的父母都信教。他們從小就讓兒子信上帝，信它的威力和掌管人類命運的權柄。在波波夫家也和在別的哥薩克家庭一樣，談起神來，總要捎帶講些鬼怪的故事，講些什麼家神啊，妖精啊。薩沙的親屬里只有一个人既不信神，又不信鬼，那就是他的外祖父亞力山大·伊萬諾維奇·杜保夫斯基，他從來也不到教堂去作禮拜。要是神父到他家來，他就把自己的房間鎖上，到草原里去。家里的人都很傷心，認為他外祖父不可挽救地害死了自己的靈魂，死後免不了在“火湖”里受苦。

有一天，薩沙聽見了這樣的談話。鄰家的兩個老太婆到索菲婭姨媽（拉伊莎的姊妹）這兒串門來了。姨媽給客人沏了茶，就講起外祖父的各種故事來：

“他坐着，一邊寫，一邊罵——一定是因為寫什麼写得不好。忽然，一只毛烘烘的帶爪的大黑手叭一聲按到他的紙上……”

老太婆們担惊受怕地划了十字，說：

“那，他，亞力山大·伊萬諾維奇怎么办了？”

“他呀，不但沒念誦主的聖名，反倒吆喝一聲：‘你这个鬼，怎么往紙上按！’就用拳頭把那只黑手推開了。”

老太婆唉喲一聲，又划起十字來，其中一個人小聲說：

“后来怎么样了？”

“怎么样？后来就沒事了。他就叫人給他拿瓶酒來。”

孩子悄悄地走出屋子，繞過屋角，站在棚頂小屋的窗戶下

面，外祖父从諾沃契尔卡斯克到村里来的时候就住在这間小屋里。一棵老树的节节疤疤的枝子伸到窗戶里去，树枝很象弯屈的手指头。孩子觉得这是一只有爪的黑手，正在伸过来捏他的喉嚨。他喊起来：

“老爷子，我怕！”

外祖父从窗戶里伸出头来。

“那就到我这儿来吧，”他慈爱地招呼孩子。“你怕什么？”

薩沙对外祖父講了黑手的事。

“呸，这些魔鬼！”外祖父真生气了。“乱扯閑話，把孩子給教坏了……小外孙子，你别听女人們的那些閑話，別理那些鬼。世界上沒有鬼。你明白嗎？現在你就安靜地坐着吧，我要把申訴書写完。”

外祖父又在紙上写起字来（他在替哥薩克人向法院写申訴書），薩沙就坐在屋角里，想心事。

孩子的感情分成了两份。他爱媽媽，也信任她，可是他也爱外祖父，他看見了哥薩克人多么尊敬外祖父。村里人說外祖父救了許多哥薩克人，讓他們沒“討飯和蹲監獄”。真理在哪儿呀？外祖父的話当然沒能一下子就讓孩子不信鬼神，可是这些話深深地印入孩子的意識了。通常的觀念里发生了裂痕。

外祖父写字的笔不动了，小声地把写的东西念了一遍。看样子，他自己覺得挺滿意。一条条的皺紋象光綫似的从眼角散开。他用手掌在桌子上叭的敲了一下，喊着說：

“凭天說話，真好呵！亞力山大·伊万諾維奇，你的脑袋够大了！你作个全州的大头目，也綽綽有余。”

薩沙尊敬地瞧瞧外祖父的脑袋，它真是很大的。母亲不止一次地笑着对儿子講过那个脑袋給外祖父添了多少麻煩，因为他总也买不到合适的帽子。薩沙按字面理解外祖父的話里的意

思，他暗想，部長的腦袋必定有大西瓜那麼大，至於沙皇的腦袋，那一定有獨眼的謝苗恩在村子里送水用的木桶那麼大了。男孩子就開始計算做這樣一頂帽子要用多少布，計算他為了替媽媽買錢去過的那個小鋪子的貨架上放的一塊紅呢子夠不夠用。

外祖父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複雜的計算：

“你躲在屋角里干什么？悶了嗎？別想那些鬼了！來吧，講一講你在外邊聽見了什麼故事，哪一個母雞下了蛋，雞蛋叫誰給吃了？……”

談論村里的新聞常常是這樣開始的。外祖父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諾沃契爾卡斯克，可是每次到下庫爾莫雅爾村來必定要抽出一會兒工夫陪外孫子玩玩。他很喜欢听这个观察力和想象力都强的男孩子提出的出人意料的問題。薩沙也喜欢这种談話。外祖父跟他談話，不象別的成年人那樣盡說些：“你还小啊，”或是“你知道这个还太早。”外祖父象平輩人一樣地和他談話，他覺得很舒服。後來薩沙才明白，外祖父在簡單易懂的談話里常常給他講明白了相當複雜的問題。

，這次男孩子打算給外祖父講一講市場上兩個農民打架的事。他認識其中的一個人：那是伊格那特·福民，一個挺瘦的，經常愁眉苦臉的喪了妻子的人。福民住在村邊的一所東倒西歪的小房里，有三個孩子。他自己沒有土地，他縫靴子，也常常做點別的零活掙錢：給誰劈劈木頭啦，挑挑水啦。另外一個農民薩沙不認識——顯然他到這個村子還不久。可是薩沙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他看這個人很象福民——也是那麼愁眉苦臉的，也是那麼瘦。仔細一看，他就看出來，一個人的頭髮是黑的，另一個是淺色的，而且鼻子不同，身量也不一般高。可是他們畢竟有些地方很相似。兩個農民斗得象野獸一樣地凶狠，直到有人把他們這兩個血淋淋的、渾身帶傷的人拖到警察派出所為止。

讓薩沙覺得最奇怪的倒不是这次打架,这样的熱鬧事情在村子里并不稀罕,他觉得奇怪的是:据说新来的那个农民偷了福民的什么土地,可是薩沙知道,那个靴匠連一点儿土地也沒有。福民一边掄开拳头打那个外来人,一边吼叫:

“你这个出卖耶穌的犹太,竟搶了我的土地,我要叫你不得好死!……”

外来人听了这话,勉强換一口气,喊着回答說:

“我們懂得法律。我們照法律办事!……”

外祖父听完了男孩子講的故事,臉上現出了愁容,气憤地啐了一口唾沫,說:

“这才是胡涂人! 应该請求警長把他們放出来。 福民的孩子們大概还餓着肚子呢,那个外来人也有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

“老爷子,你怎么知道的?”薩沙覺得奇怪了。

“我知道。为了写买卖这块土地的契約,他到我这儿来过。”

“就是偷福民的那块土地嗎?”

“他什么也沒偷! 他本想在村子里买間小房,可是他的錢不够,他也是个穷小子啊。 他是庫尔斯科人,他們的土地太少,連鸡雛都沒有地方放。 他想分家,可是他父亲和弟兄們用錢把他应得的一分买去了。他們說,你到頓河那儿去吧,已經頒布了新法令,那里的土地沒有边……这样,他就把老婆孩子都放在車上,走了。 他沒想到,法令是法令,只有他那一点錢是买不到哥薩克的土地的。这个庄稼人伤心了。可是福民一个劲儿地纏着他。福民呢,是頓河这儿的本地人。 他以前是地主康尼克夫的农奴。农奴制一废除,康尼克夫就跟他說:‘再見吧!’这样,福民就成了一个什么都沒有的自由人。 所以他現在就恨那个庄稼人,他說,那个外乡人反倒来搶他福民这个本地人的土地。其实